

林幸謙



文學的信念與反思

「時代的盜火者」・上卷

張大朋

賈平凹

李歐梵

痖 弦

馬悅然

陳映真

白先勇

劉再復

李 銳

林幸謙

文學的信念與反思

「時代的盜火者」·上卷

張大朋

賈平凹

李歐梵

痖弦

馬悅然

陳映真

白先勇

劉再復

李銳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刊物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只反映作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立場。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文學的信念與反思

編著 林幸謙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09年5月 / 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09

ISBN 978-988-219-048-1

序一：薪盡火傳

劉紹銘

查建英「訪談」阿城，舉重若輕，也讓阿城流水行雲的一波接一波的聊下去。兩人約好見面日期。午夜過後，阿城來了電話，說半小時內準到她家。於是她燒水，燴鍋，下麵。阿城一進門，吃食就上桌，麵是下早了，有點坨。主人家想起《棋王》裏那段煮麵、吃麵的經典描寫，覺得有點慚愧。

麵吃完後，就喝雲南咖啡，吃茶點，跟着就「幹活」了。阿城說不知要說甚麼好。查建英說你愛說甚麼就說甚麼吧，「反正我可只能給你當個話托兒」。

「話托兒」幫助說話人「過場」，有需要時作補白或提示。查建英能當阿城的話托兒，不但因為她對他的作品有文本以外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帶着「文革」記憶的同代人，精神上早存默契的哥兒們。（見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

林幸謙在《文學的信念與反思》訪談痠弦、陳映真、白

先勇等九位作家時，訪者與受訪者之間因年齡與經驗的差異，不容易產生查建英跟阿城聊天時那種「共鳴」。林幸謙得在別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風格，要加倍做準備工夫。

訪談馬悅然（Goran Malmqvist）時，他隨口也問問他在妻子陳甯祖逝世後的心情和她的生平，但馬悅然卻一直「守口如瓶」。訪問過後，他才在馬悅然《俳句一百首》中找到答案：「老人的眼淚／流出石壁之苦水／灌不了春草」。

有些作家林幸謙老早就想到要訪談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在台灣政治大學研究所修讀時，想到要拿白先勇的作品做論文。這期間白先勇幾次返回台北，他打算趁機會拜訪他，但始終沒有成行，怕的是萬一白先勇不認同他的研究方向時，就會打亂他的原定計劃。

林幸謙一直繫於心頭的構想，是希望離開文本去了解白先勇人生與性別取向的思考，「特別是有關白先勇本人的愛情故事」，作為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填補同性戀作家歷史空白的一頁。事隔十年，這心願終於完成。他做了三個訪問，再加上書信和積存的各種資料作補充。覃子豪死後，痲弦寫詩悼念。林幸謙為了探測文本的深層結構，特意把詩倒過來唸，「結果發現詩境亦佳，有不同於原詩順讀的味道」。這是別開生面的一種homework。

上了訪談名榜的作家還有李歐梵、劉再復、李銳和賈平凹。一般讀者比較陌生的是紅樓夢獎的贊助人張大朋先生。他出版了三本長篇小說。在文學前途「命若游絲」的今天，

還有像張先生這樣的有心人拿出千萬錢財出來給作家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鼓勵，也許文學命不該絕。讀了李銳的訪談，驚識今天中國現代文學的致命傷是「內傷」。近十多二十年來文學理論界好把西方的後現代學派「生吞活剝」強銷，用以解析中國的一切文學作品和文化現象，大有「今天的真理我當班」的氣勢。李銳認為，他們最拿手的把戲就是自造出無數生硬的翻譯術語，「寫出無數令人生畏的文章，白話文在他們的手裏終於變成了比『文言妖孽』還要難懂的天書」。

序 二

鄭培凱

拿到林幸謙先生這部書稿，打開一看，就覺得親切無比，因為這本訪談錄的訪談對象，每一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從馬悅然、痲弦、陳映真、白先勇、劉再復、李歐梵，到李銳、賈平凹、張大朋，都常有往來，有幾位還相交達二、三十年之久。書中對他們進行的深度訪談，讀來如晤老友，聽他們訴說往事。有些細節我不清楚，或早已沉到記憶的湖底，差不多都忘記了。讀了訪談稿，有如「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沉在湖底的記憶全都浮了上來，化成一圈一圈令人追憶的漣漪，讓我感到無限的溫馨。

書中人物我最早認識的，是痲弦。時間記不太清楚了，大概在1963到1964年之間，是我高中一年級或二年級的時候，自己還帶點「慘綠」的性格，剛開始讀存在主義，讀阿保里奈爾，讀波特萊爾，學寫現代詩。和當時的文藝青年一樣，參加過文藝寫作研討會，興沖沖地坐在底下當聽眾。就是在那樣的場合，認識了痲弦，他是詩歌寫作指導員，介紹超現實主義的現代詩，講現代詩意象的構築，還朗誦自己

的詩篇。他具體講了甚麼，現在實在想不起來了，不過，對我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我曾省下午飯錢，餓着肚子去買一本他編的《創世紀》詩刊。之後在《創世紀》上刊登我的詩作，在《聯合副刊》發表詩作，和他的聯繫比較多，逐漸就成為朋友了。

本書書名《文學的信念與反思》，在兩個不同的層次上，從當代作家 / 學者視角點出了本書的主題與內容。隱喻的層次，是盜火的典故，當然是來自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偷盜天火，造福人群，而自己卻遭到宙斯的懲罰，日復一日，受到老鷹啄食肺腑的痛苦煎熬。文學家嘔心瀝血，通過文字的構築，創造出一片想像的世界，有開拓人類文化的豐功偉績，但卻時常受到外界的干擾或迫害。痠弦就自比盜火者，而他盜來的火種也曾溫暖過我慘綠的少年歲月。

在現實層次，本書薈集了文學領域的作家與學者，而許多作家本身也是學者，或者主要的工作是學術研究，但又熱愛寫作生涯。書中訪談的人物，以從事文學創作者居多，但同時也都對學術的推展有所貢獻。有些人一生都在學術界工作，如馬悅然，如白先勇，如劉再復，如李歐梵，但是他們的心靈都飛躍在文學藝術的天空，並不局限在學術八股的藩籬。

可能這也是本書的寓意，藉着訪談，貫通文藝創作與文學研究的界限，海闊天空，鳶飛魚躍。

目 錄

序一	薪盡火傳 / 劉紹銘	3
序二	鄭培凱	6
● 峨嵋山下，一個西域少年的中國傳奇 ●		
真理的美與美的人生		
——專訪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之一		14
諾貝爾文學獎和漢學家生涯		
——專訪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之二		26
● 歷史險灘上，一首普羅米修斯的新詩 ●		
詩的戰神		
——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痲弦專訪之一		38
一個詩人的創世紀		
——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痲弦專訪之二		50
時代的盜火者		
——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痲弦專訪之三		59

● 兩岸分裂中，一段隱匿的耳語 ●

中國的傷痛與台灣的認同悲情

——專訪浸大駐校作家陳映真 68

殉道者的追尋與信念

——專訪中國理想主義者陳映真先生 76

恐怖主義與弱小者的全球化

——專訪陳映真談另類全球化危機 88

人道關懷與生命的背離

——陳映真的文學告白 95

● 原愛，原罪的一種救贖 ●

白崇禧將軍的悲劇英雄形象

——白先勇的父親追憶與歷史傳記 102

文化飄泊與文化解體的世紀

——專訪白先勇談中華傳統文化的失落與重建 110

第三性、原罪與救贖

——專訪白先勇談同性戀者的時代挑戰 121

● 世紀末，人文的蒼涼與世故 ●

鐵屋外的東方心靈

——專訪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 142

戀人絮語中的婚愛人生

——專訪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 158

● 中國，第三種忠誠 ●

漫遊者和蘇格拉底寓言

——專訪劉再復教授之一 174

流亡者的精神家園

——劉再復教授專訪之二 185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度向

——專訪科羅拉多大學教授劉再復 196

● 小說世界裏，一個「我說」的他者 ●

中國當代文學的主體性與普世意義

——專訪浸大駐校作家李銳 204

象形文和當代文學的紀念碑

——專訪浸大駐校作家李銳 214

● 世紀之交，新時代的另一種巨變 ●

廢都內外的秦腔

——專訪第一屆紅樓夢獎得主賈平凹 226

● 文學夢與紅樓夢的約會 ●

紅樓夢與文學夢的約會

——專訪紅樓夢獎贊助人張大朋先生之一 236

企業家的文學追尋

——專訪紅樓夢獎贊助人張大朋先生之二 245

換肝實錄 / 張大朋 253

峨嵋山下，一個西域少年的中國傳奇



漢學家馬悅然（Goran Malmqvist），1924—
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院士

真理的美與美的人生

——專訪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之一

楔子

真真的愛情

愛人的笑屬於我

淚也屬於我

——馬悅然《俳句一百首·九十三首》

從某些地方或可看出馬悅然教授並不想談及太多他的妻子陳甯祖。

或許，某些夜裏，某些失眠的晚上，馬悅然會走到庭院中仰望星空，追憶起當年他們夫妻倆共同生活的片斷，並在許多年後寫下了他的懷念：

天空的星星

是死者之眼睛麼

愛人！你在哪兒？

(俳句第八十四首)

在他的中文散文集《另一種鄉愁》裏，馬悅然專談甯祖的文章並不多，其中有兩篇是記述他們結婚前後的姻緣，還有一篇〈悼念甯祖〉則是轉載了萬之對甯祖的懷念之情，而他自己卻沒有寫下悼念之詞。

因此，筆者想趁着難得的訪問機會，問問一些他和甯祖的生活點滴，希望他談一點他和甯祖的生活，或者一些值得懷念的往事。然而，他卻守口如瓶。訪問過後，筆者看到《俳句一百首》的最後第二首詩句，心中有點明白了老人家的心境：

老人的眼淚
流出石壁之苦水
灌不了春草

(第九十八首)

在馬悅然心中，甯祖，是他心中一處只屬於個人珍藏的詩意殿堂。

他在文章中曾說過，這些和甯祖的往事都屬於他所有。他不會談他們的幸福生活，也不會談當年秋天他們在回瑞典旅途中所經歷的一些奇事。自然，筆者也未能在此次訪問中獲得另一些新的相關資料。

由於陳甯祖在瑞典的海外生活，可說是上世紀中國知識女

性在瑞典 / 歐洲文化圈的一環史蹟，因此，這或許不只是馬悅然個人的珍貴記憶，也應該屬於整體海外中國人的一頁珍貴的海外史。而且，陳甯祖嫁給馬悅然這樣一位影響中國文壇深遠的漢學家，她的海外經歷似乎也就具有中國海外移民的社會與文化意義，甚至象徵一代中國女性在歐洲的生活史。

現在回想起來，筆者因而有點後悔當時不好意思向馬悅然「窮追猛纏」地追問他這方面的一些蛛絲馬跡。

文學的喜悅與生命的熱情

馬悅然曾經在斯德歌爾摩做了二十餘年的中文系主任。在大學的行政工作上，花了二十餘年去建設大學的遠東圖書館，用了很多心血為圖書館搜集購買中文參考書和工具書。

在年輕的歲月裏，馬悅然的大部份精力都投放在學術研究之中，並沒有對文學產生特別強烈的感情。他回憶說，直到1985年他進入瑞典學院當院士以後，他才開始了喜歡閱讀文學作品的院士生活：

我是二十年前進入瑞典學院的，這改變了我整個的生活方式。1985年開始，當我成為院士後，我生活的變化首先是每星期四，我都會去到瑞典學院裏開會，除了六、七、八月的夏天不開會以外；每一個星期四的五點鐘就非去開會不可。